

西方心理学名著译丛



系统心理学：绪论

【美】爱德华·铁钦纳 著 李丹 译

Systematic Psychology: Prolegomena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西方心理学名著译丛



系统心理学：绪论

【美】爱德华·铁钦纳 著 李丹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系统心理学: 绪论/(美)爱德华·铁钦纳著;李丹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0

(西方心理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301-19601-4

I. ①系… II. ①爱…②李… III. ①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0237 号

书 名: 系统心理学: 绪论

著作责任者: [美]爱德华·铁钦纳 著 李 丹 译

丛书策划: 周雁翎 陈 静

丛书主持: 陈 静

责任编辑: 陈 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601-4/B·101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jycb.org>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140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文版译序

铁钦纳(1867—1927)是一位代表德国心理学传统的美籍英国心理学家。他出生于英国南部一个没落的老式家庭,先是求学于莫尔文学院,后升入牛津大学布拉斯诺学院学习哲学和生理学,在那里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的影响。1890年,铁钦纳前往德国莱比锡,成为冯特的学生,在那儿结识了屈尔佩、墨伊曼、安吉尔等一大批心理学界的名家。1892年,他受聘美国康奈尔大学主持弗兰克·安吉尔一年前刚创设的该大学心理实验室的工作。从此以后,他毕生奉献给康奈尔,在那里整整生活了35年。

在康奈尔的35年中,铁钦纳为了使心理学在美国具有稳固的基础,翻译了一些重要的德文著作,如屈尔佩的《心理学大纲》、《哲学引论》,冯特的《人和动物》、《伦理学》以及《生理心理学》第五版的一部分。铁钦纳像他的老师冯特一样是一个多产的作者,发表的作品多达216部,其中主要的著作包括:《心理学大纲》(1896)、《心理学入门》(1898)、《心理学教科书》(1909—1910)等。他的巨著是4卷本的《实验心理学:实验纲要》,出版于1901—1905年间。在此书中,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动机,那就是要将心理学建设成一门新科学,与物理学、生物学比肩而立。铁钦纳的最后一部著作便是这本《系统心理学》,依其学生的说

法,这应该是一部可与冯特的《生理心理学》相媲美的心理学巨著,但因铁钦纳于1927年病逝而未能完成,后由他的学生韦尔德将他在1921—1922年间发表的论文集结成完整的一卷,以《系统心理学:绪论》(1929)的书名刊印出版。在此书中,铁钦纳着重探讨了科学心理学的定义和题材问题,特别是对意动学派和机能学派等各派心理学家的观点作了介绍和评论,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铁钦纳是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他的理论体系和实验研究继承了冯特的心理学精粹。铁钦纳认为,一切科学的对象都是经验,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个体的客观存在的经验,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依赖于物理环境的客观存在的经验,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依赖于个体神经系统的客观存在的经验。铁钦纳这种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想法和冯特所说的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自然科学研究间接经验的想法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在具体表述上,铁钦纳接受了阿芬那留斯的依存经验和独立经验说的影响。

铁钦纳主张心理学是“心灵的科学”,应该只研究心理内容自身,研究它的实际存在,无需讨论它的意义或功用。他之所以反对机能主义,就在于他认为机能主义只是心理技术,是心理学的应用,而不是心理学本身。机能心理学虽然有用,却必须建立在构造心理学的基础上。对他而言,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普通的正常人的心灵,动物、儿童、精神病患者都不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关心的是普遍的心灵,而不是特别的心灵。这样一种观点无疑使心理学的研究陷入过于狭隘的境地,也是后来的构造主义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铁钦纳认为,作为心灵科学的

心理学有三重任务：首先，把意识经验分析为最简单的元素；其次，确定这些元素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最后，详细描述心灵和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

铁钦纳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第一项工作上——确定构成心灵的要素。铁钦纳认为意识经验可以通过内省分析为三种基本的元素：感觉、意象和感情。感觉是知觉的基本元素，包括声音、光线、味道等经验，它们实际上是由当时环境的物理对象引起的。意象是观念的元素，可以在想象或在当时不存在的经验中找到，例如“望梅止渴”便是一种意象。感情是情绪的元素，表现在爱、恨、忧愁等经验中。在这一分析过程中，铁钦纳把自己对心理学的研究界定为“构造主义”。铁钦纳首次使用这一术语是在189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这篇论文里，他把“构造心理学”的假设与机能主义者——约翰·杜威和富兰克、安吉尔等人的研究相对照，这些机能心理学家反对人类经验的元素概念。

为了研究心灵的构造，铁钦纳意识到心理学必须做所有科学都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必须对它的题材讲行描述，必须根据所观察的事实对心理过程进行直接的描述。铁钦纳认为大多数物理学的、常识的观察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通常是不精确的，总存在所谓的“刺激错误”，它们是对物理事件本身的描述，而不是对由这些事件导致的心理经验的描述。例如，做两点阈限的实验，被试可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心理学的观点，只注意感觉自身是一点或两点，不要由感觉去推测是什么东西的尖端在触碰皮肤；另一种是物理学或常识的观点，注意某种刺激物的一点或两点在触碰皮肤。前种观察是心理学所要研究的经验，而后种观察就是注意到了被观察的对象，误以刺激为感觉了。

铁钦纳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旗下聚集着一批忠实的弟子,他们代表了这个学派的保守传统。铁钦纳在实验室中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在 1894—1927 年间共有 58 名学生从他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其中,《实验心理学史》一书的作者——1928 年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波林称得上是最著名的学生。像冯特一样,铁钦纳限定他的学生应该研究的问题、应该使用的方法,确信他和他的学生在康奈尔实验室里进行的是“真正”的心理学研究。他们的研究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芝加哥机能主义心理学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引发了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的一次又一次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功用等方面。两派之争直至铁钦纳逝世以后,方才慢慢平息下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铁钦纳最坚持冯特的心理学传统,也最好辩;另一方面则因为 1930 年以后的芝加哥机能主义心理学在美国已为多数心理学家所接受,无须再为自己的合法地位而争论不休了。铁钦纳为之奋斗一生的构造主义由此走向没落。

铁钦纳在心理学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心理学发展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有时也被看做心理学的缔造者之一。他把心理学严格的实验研究手段带到美国,被人称为“美国经验心理学前辈”。铁钦纳对心理学主要有两大贡献,其一是他所著的《实验心理学》一书“帮助加速了作为心理训练组成部分的实验室的合法化,因此有助于加快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进程,有助于心理学发展成为如今这副模样”(Evans, 1979)。其二是他在《美国心理学杂志》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份杂志是霍尔(G. S. Hall)在 1887 年创刊的,并由他主编到 1920 年,铁钦纳从 1895 年到 1920 年担任杂志副主编,1921 年接任主编,直到

1925年。铁钦纳本人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报告、书评、对冯特著述的重新表述和翻译,以及有关心理学的评论和反思。此外,铁钦纳也在《科学》和《自然》等其他杂志上发表文章。

铁钦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变得日益退缩,既退出了大学生活,也退出了心理学界,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古钱币的收藏和研究,并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在他去世前几年,心理学正以他无法接受的方式变化着,机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它们都不是他的研究方向,铁钦纳决不相信它们是心理学。铁钦纳的心理学形成并定型于他和冯特在一起的两年时间里,他在美国生活了35年,但绝不是美国心理学的一分子,而一直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冯特主义者。正如凯勒(Fred. S. Keller)所说,铁钦纳是“出生在英国,具有德国人气质的美国居民”。

尽管铁钦纳的构造主义心理学体系没能继续发展,更新更具可塑性的心理学流派取代了它,但他在康奈尔实验室的研究,他的许许多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论著,他把心理学传统引进美国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给心理学界的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系统心理学:绪论》中译本于2001年8月首次出版,而今已过去了整整十年。如今再度翻阅当时的译本,依然能回忆起翻译过程的艰辛。虽然该书只是铁钦纳未完成的鸿篇巨制的一篇绪论,一个开端,却洋洋洒洒地引述了无数的经典巨著,集聚了无数在心理学发展的初始阶段先哲们的思想、观念,乃至理论框架。如我这般愚钝的心理学小辈要完全领会文字中蕴涵的思想之奥妙、观念之新颖、理论之精巧,实属勉为其难。更为困难的是书中大量的脚注和掺杂其间的德文:脚注涉及许多心理学

史知识,德文则是我未曾学习的语言。于是只能借助字典,不断地翻阅心理学史论著,方才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和统校工作。

此次,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再度出版该书中译本,应出版社陈静女士的邀请,我很荣幸与该书又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重新审读之下,发现原译本的许多表达过于稚嫩,用词不够简洁,个别句子的翻译存在理解错误。该书的重新翻译,使我这个原译者获得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对译文的字词重新推敲,删除了某些不必要的连接表达,尽可能使语句更加通俗易懂。翻译是一项需要深厚功力的工作,译者虽然已经尽力解读,仍有某些思想无法还原到作者原初的意念,只能留待未来的进一步领悟。由于译者才疏学浅,译本难免不尽妥当之处,还望学界同仁不吝指正。

李 丹

2011年5月4日

目 录

中文版译序	(1)
导 言 布伦塔诺和冯特：经验和实验心理学	(1)
第一章 科学	(18)
第二章 心理学的定义：观点	(64)
第三章 心理学的定义：题材	(110)

导 言

布伦塔诺和冯特：经验和实验心理学^①

§ 1. 布伦塔诺和冯特

1874 年出版的两部著作对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其作者布伦塔诺和冯特正处于人生的鼎盛时期，享有很高的声誉。作为研究者，他们对研究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作为教师，他们拥有影响年轻人心灵的卓越才能；他们又是能与策勒(Zeller)和赫尔姆霍茨(Helmholz)一类人物交锋的善辩者。然而，人们在他们之间既难以找到任何知识分子间亲密关系的迹象；也很难发现无论是在意向还是在结果方面所存在的较大分歧。由于他们所做的工作确定了心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因

^① 在《美国心理学杂志》1921 年，第 32 卷中以这个题目发表，没有“导言”这个词，却有下面一段注：“下面这些文字是对我的工程浩大的系统心理学第 1 卷的介绍，当我进行这些写作时，布伦塔诺和冯特仍然活着，布伦塔诺在 1917 年 3 月 17 日死于苏黎世，冯特在 1920 年 8 月 31 日死于莱比锡(Leipsic)。”

此心理学乐于承认受到他们俩的恩惠。虽然心理学学者们是双倍的受益,却仍需在布伦塔诺和冯特之间作出这一个或另一个的选择,没有中间的选择。^①

弗朗兹·布伦塔诺最初是一名普通的神学研究者。1867年他发表了一份阐述中世纪教会哲学史的大纲,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个阶段学说,^②文中的观点和他30年后发表的这篇文章同样鲜明而尖锐。然而,他的学术兴趣迟早要集中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哲学上,他通过对有关灵气(*the De Anima*)所做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而接近了心理学,他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作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遗憾的是,我们只能拥有他的《心理学》第1卷,因为布伦塔诺似乎总是述而不作。但这一卷如同他已经发表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一样,其本身是完整的,是他的成熟思想的完美表达。威廉·冯特原先是一位生理学家,致力于神经和肌肉的特殊现象的研究。1862年,他在感官知觉(sense-perception)理论方面的探索,奠定了“实验心理学”(这个

① F. 布伦塔诺,《经验观点的心理学》,1874年,第1卷[*Psychologic vom Empirischen Standpunkte*(以后引用为 PES)]。参看 F. 布伦塔诺的生平注释,《对与错的认识的起源》,1902年,119页以下(*The Origin of the knowledge of Right and Wrong*);M. 海因策(M. Heinze),《F. 于贝韦格斯的哲学史纲要》,1906年,第4卷,332页以下(F. Ueberwegs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W. 冯特,《生理心理学原理》,1874年[*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schen Psychologie*(以后引用为 PP),1874]。冯特著作中的前10章在1873年发表,并被布伦塔诺所引用。冯特的科学写作的生平参见《美国心理学杂志》,第19卷(1908);参看海因策,作品引用,322页以下。

② J. A. 穆勒(J. A. Möhler),《基督教会发展史》,1867年,第2卷,539页;F. 布伦塔诺《哲学的四个阶段及其当前的状况》,1895年(*Die vier Phasen der Philosophie und ihr Augenblicklicher Stand*)。在三个大的哲学时期重复的四个阶段分别是科学的建构、误入歧途的科学兴趣、怀疑论和神秘论。



术语现在首次以印刷形式出现)^①的基础。由于没有适当的准备,他就转向了对心灵的研究。因此他犯了一个错误,每一位理科生都能察觉到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假定心理学不过是一门应用学科。这一错误在紧接着这本专著之后出版的一部有关人类和动物心理学的普及读物中又被重复。到了1874年,他已经明确放弃了这种关于心理学的早期概念,而把心理学看成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但仍然坚持心理学是通过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才走到这一步的。

通过对两位心理学家所研究的内容和方式的简单概括,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把他的“孤独沉思的时光”奉献给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时,另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后来实验科学的诞生作出了贡献。他们两位都是哲学教授,其研究涉及哲学的各个不同方面。然而,如果我们据此认定他们所研究的心理学,即他们恰好在同一年里发表的心理学,仅仅代表他们哲学家生涯中的一段插曲,即使把它称作主要插曲,也是错误的。相反,对他们来说,心理学已经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将支配着他们进一步的思考。30年之后,冯特将完成他的多卷本著作,百科全书式的民族心理学(folk-psychology),布伦塔诺也决不会放弃以后的著书立说,或许将来会有一本发生心理学(genetic-psychology)作为他老年研究生涯的硕果。

^① W. 冯特,《对于感官知觉学说的贡献》,1862年,第6页(Beiträge zur Theorie der Sinneswahrnehmung)。



§ 2. 相似性

如果我们首先注意到两个体系之间的相同点,那么我们就能够较好地理解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选择的实质。因为即使在1874年,心理学也没有糟到布伦塔诺和冯特总存有分歧的地步。他们都认为心理学在科学伙伴中处于重要的地位,逻辑意义上优先于自然科学。^① 他们一致认为心理学可以取消物质的概念,而局限于对现象的解释。^② 他们拒绝把无意识作为解释心理现象的一个原则。^③ 他们用实质上相同的术语定义整个意识。^④ 就这些一致性来说,尽管一致性大多是一种形式,尽管在对赫尔巴特(Herbart)的反应上,两者存在不少相反的观点,这些论述还是表明了他们的普遍观点。在本质方面两人也存在一致性,只是由于彼此侧重点不同,导致我们对作者认识上的差异。比如,我们发现布伦塔诺最终涉及心理学的一般方法时,尽力把内部的知觉与内在的观察区分开来;而冯特则把内在的观察看成理所当然的,详细描述的是那些列入实验步骤的特定程序。^⑤ 我们发现冯特花很多时间研究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Fechnerian psychophysics),把心理物理的规律看做是普遍的心理规律;而布伦塔诺只是偶尔从批评的角度提及费希纳的研

① PES, 24 页以下, 119 页等。

② PES, 10 页以下; PP, 9 页、12 页、20 页。

③ PES, 133 页以下; PP, 644 页、664 页、708 页等。

④ PES, 204 页以下; PP, 715 页以下、860 页以下。

⑤ PES, 34 页以下; 184 页; PP, 1 页以下。



究工作。^① 差异是惊人的,但在差异的背后存在的是有关心理学题材的一致性。甚至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即一本书强调的正是另一本书所忽视的问题时,差异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不一致。我们再次发现,有关人死了以后灵魂(mental life)是否继续“永存”(immortality)的问题,布伦塔诺将其视为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心理物理学的首要问题,而冯特却不置可否;相反,布伦塔诺也不探讨冯特看来是基本的注意(attention)问题。然而,冯特在他早期的论著中,已经接触过灵魂永存的问题,布伦塔诺也清楚地认识到注意问题的存在,虽然(如我们可能假设的)他已经把注意问题的讨论放在他的第2卷书中。^②

所以在这两本书出版的当年就读过它们的心理学界人士,如果对作者的自然发展趋势作过留有余地的评价,那么就有理由对心理科学的未来抱有信心,我们这些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差异的人,仍然希望主要的问题会在共同点上产生,可以在共同的立场上理解主要的问题,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来决一雌雄。

§ 3. 差 异

布伦塔诺给他的著作取名为“经验观点的心理学”(psychology from the empirical standpoint),冯特在著作的扉页写上“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在著作的内容中却提议

① PP, 421 页; PES, 9 页, 87 页以下。

② PES, 17 页以下, 32 页, 95 页; 冯特,《论人与动物的心灵》等, 1863 年, 第 2 卷, 436 页、442 页; 参看 1892 年版 476 页的直接论述。布伦塔诺在 PES91 页、155 页中认识到注意问题; 参看 263 页和 C. 斯顿夫,《音乐心理学》, 1883 年, 第 1 卷, 68 页; 1890 年, 第 2 卷, 279 页。



用“实验心理学”(experimental psychology)。^① 形容词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因为所有的实验心理学都是广义的经验,而狭义的经验心理学仍可能求助于实验。为了显示两本著作的真正区别,即贯穿全书的结构和内容上的区别,我们在这个部分需涉及一些既熟悉又清晰的术语。获得专业性术语和定义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可能会说,作为最初的相似之处,布伦塔诺的心理学基本上是思辨性的,冯特的心理学基本上是描述性的。

布伦塔诺在最后讨论方法问题时,谈到赞成亚里士多德所运用的赞成(aporiae)、疑问(difficulties)和反对(objections)的方法,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个主体,在意见与意见之间,论据与论据之间进行权衡,直到通过方方面面的比较得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② 一般说来,这就是他自己的工作方式。他极少而且只在一般术语上求助于观察的事实。他的做法就是找出其他心理学家所说的话,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严密周全的研究,这样通过筛选的过程,最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明确的主张。此时这一基础工作已经明确了布伦塔诺的信条,虽然它可能是新奇的,表面看来又是必然的事实。我们以为已经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下的各个可能性,得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如果出于良心上的考虑,继续推断和检验,我们事先仍然确信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件事都会互相配合得很好。极少数的观点可能需要扩

① PP, 3 页。

② PES, 96 页; 参看 J. S. 穆勒(J. S. Mill), “格罗特的亚里士多德”(Grote's Aristotle), 《双周评论》, (Fortnightly Rev., N. S.), 1873 年, 第 13 卷, 48 页以下。布伦塔诺早年已经注意到汤姆斯·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对“赞成”(aporiae)的使用, 见 J. A. 默勒(J. A. Möhler), 《基督教会发展史》(Kirchengeschichte), 1867 年, 第 2 卷, 555 页。



展,甚至要按照进一步的赞成进行修改,但整个说明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因此,许多学者根据作者的写作目的判断他是成功的,不是布伦塔诺的心理学,也不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学,而是心理学,这是不足为奇的。^②

相反,冯特的著作产生于观察的事实、解剖的事实、生理的事实、心理物理和心理实验的结果。它的导言简短到近乎草率,印刷精美的段落里充塞着对心理学理论的批评,而所有的意图(intention)与目的(purposes)是一系列的附录。书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值得争论之处,在某些缺少事实的地方,不仅进行大量的解释,而且用假设来弥补事实之不足。也许第一位生理学家即使弄错了感官知觉的问题,人们还是会认为他具有较好的思维方式。总之,实验心理学这门新学科必须对它的姐姐们摆出无

① 我只知道布伦塔诺曾对他的心理学做了三处修改:(1)在 PES 第 292 页中宣称作为判断强度的确信程度与爱和恨的强度水平相类似(参看 203 页);在 1902 年《对与错的认识起源》(1889)第 52 页的注释中否认了这种类比。(2)在 PES 第 202 页中,感情被看做总是与观念相伴随的;相反,信念是由于对内在知觉的记忆的错误偏爱造成的(44);但在《感官心理学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Sinnespsychologie*)中两种较高级的感觉意动本质上并不是情绪的。(3)在 PES 第 115 页中,一种心理现象所指向的客体并不被理解为一种事实;但附加到重印部分《心理现象的分类》(*Von der Klassifikation der psychischen Phänomene*, 1911 年,149 页)的注释主张“只有完全符合真实情况的一致理解,才能为心理关系提供客体,而其他东西都是无法提供的”。无疑,这本书如果重写的话,将会有许多其他要修改的细节,如果写第 2 卷,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在《分类》中观念方法的讨论表明布伦塔诺在 1874 年还未想出他的第 3 卷书的内容。不过,大体上,1874 年的学说已经经受了布伦塔诺自己不断的思考和外界批评的考验。

这样一种成就是值得所有人赞美的。只是我们必须补充一句——我们对布伦塔诺的那些论述——甚至孤立的变化感到非常困惑。第一条陈述如此平静自信,后来的变化又是如此地大胆!

[布伦塔诺对他的心理学所做的其他一些修改,由发表于 1924 年和 1925 年的两卷新版 PES 的编辑, O. 克劳斯(O. Kraus)进行了注释。见《美国心理学杂志》,1925 年,第 36 卷,303 页,作者对这两卷中的第一卷的评价]。

② PES, 6 页。

